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語類卷八

學二

總論為學之方

這道體

饒本作理

浩浩無窮

道體用雖極精微聖賢之言則甚明白

若海

聖人之道如饑食渴飲

人傑

聖人之道有高遠處有平實處

道夫

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

道夫

道未嘗息而人自息之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

道夫

聖人教人大概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話人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說得詳

因說象山之學○儒用

聖人教人有定本舜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夫子對顏淵曰克己復禮為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皆是定本

人傑

聖門日用工夫甚覺淺近然推之理無有不包無有不貫及其充廣可與天地同其廣大故為聖為賢位天地育萬物只此一理而已

常人之學多是偏於一理主於一說故不見四旁以起爭辯聖人則中正和平無所偏倚

人傑

聖賢所說工夫都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論語則說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只是隨他地頭

所說不同下得字來各自精細其實工夫只是一般  
須是盡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

個

這箇道理各自有地頭不可只就一面說在這裏時是  
恁地說在那裏時又如彼說其實主彼此之勢各自  
不同

個

學者工夫但患不得其要若是尋究得這箇道理自然  
頭頭有箇著落貫通浹洽各有條理如或不然則處  
處窒礙學者常談多說持守未得其要不知持守甚

底說擴充說體驗說涵養皆是揀好底言語做箇說話必有實得力處方可所謂要於本領上理會者蓋緣如此謨

為學須先立得箇大腔當了却旋去裏面修治壁落教綿密今人多是未曾知得箇大規模先去修治得一間半房所以不濟事個

識得道理原頭便是地盤如人要起屋須是先築教基址堅牢上面方可架屋若自無好基址空自今日買

得多少木去起屋少間只起在別人地上自家身已

自沒頓放處

賀孫

須就源頭看教大底道理透濶開基廣開址如要造百間屋須著有百間屋基要造十間屋須著有十間屋基緣這道理本同甲有許多乙也有許多丙也有許

多

賀孫

學須先理會那大底理會得大底了將來那裏面小底自然通透今人却是理會那大底不得只去搜尋裏

面小小節目

植

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  
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方是快活然零  
碎底非是不當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碎理會得  
些少終不快活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  
看得分曉今且道它那大底是甚物事天下只有一  
箇道理學只要理會得這一箇道理這裏纔通則凡  
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通

闕



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曰才說偏了又著一箇物事去救他偏越見不平正了越討頭不見要緊只是看教大底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如暗室求物把火來便照見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索不見若見得大底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自會變移不自知

不消得費力

賀孫

成已方能成物成物在成已之中須是如此推出方能合義理聖賢千言萬語教人且從近處做去如灑掃

大廳大廊亦只是如灑掃小室模樣掃得小處淨潔  
大處亦然若有大處開拓不去即是於小處便不會  
盡心學者貪高慕遠不肯從近處做去如何理會得  
大頭項底而今也有不曾從裏做得底外面也做得  
好此只是才高以智力勝將去中庸說細處只是謹  
獨謹言謹行大處是武王周公達孝經綸天下無不  
載小者便是大者之驗須是要謹行謹言從細處做  
起方能充得如此大又曰如今為學甚難緣小學無

人習得如今却是從頭起古人於小學小事中便皆存箇大學大事底道理在大學只是推將開濶去向來小時做底道理存其中正似一箇坯素相似明作

學者做工夫莫說道是要待一箇頓段大項目工夫做得即今逐些零碎積累將去才等待大項目後方做即今便蹉過了學者只今便要做去斷以不疑鬼神避之需者事之賊也至

如今學問未識箇入路就他自做倒不覺惟既識得箇

入頭却事事須著理會且道世上多多少少事江文  
卿云只先生一言一語皆欲為一世法所以須著如  
此曰不是說要為世法既識得路頭許多事都自是  
合著如此不如此不得自是天理合下當然賀孫

若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得若識得此路頭  
須是莫斷了若斷了便不成待得再新整頓起來費  
多少力如雞抱卵看來抱得有甚煖氣只被他常常  
恁地抱得成若把湯去盪便死了若抱才住便冷了

然而實是見得入頭處也自不解住了自要做去他自得些滋味了如喫菓子相似未識滋味時喫也得  
不消喫也得到識滋味了要住自住不得

賀孫

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豪傑質美生下來便見這道理何用費力今人至於沉迷而不反聖人為之屢言方始肯來已是下愚了况又不知求之則終於為禽獸而已蓋人為萬物之靈自是與物異若迷其靈而昏之則與禽獸何別

大雅

學問是自家合做底不知學問則是欠闕了自家底知  
學問則方無所欠闕今人把學問來做外面添底事

看了

廣

聖賢只是做得人當為底事盡今做到聖賢止是恰好

又不是過外

祖道

凡人須以聖賢為己任世人多以聖賢為高而自視為  
卑故不肯進抑不知使聖賢本自高而已別是一樣

人則早夜孜孜別是分外事不為亦可為之亦可然  
聖賢稟性與常人一同既與常人一同又安得不以  
聖賢為已任自開闢以來生多少人求其盡已者千  
萬人中無一二只是滾同枉過一世詩曰天生烝民  
有物有則今世學者徃徃有物而不能有其則中庸  
曰尊德性而道問學極高明而道中庸此數句乃是  
徹首徹尾人性本善只為嗜慾所迷利害所逐一齊  
昏了聖賢能盡其性故耳極天下之聰目極天下之

明為子極孝為臣極其忠某問明性須以敬為先曰  
固是但敬亦不可混淪說須是每事上檢點論其大  
要只是不放過耳大抵為己之學於他人無一毫干  
預聖賢千言萬語只是使人反其固有而復其性耳

學可

學者大要立志所謂志者不道將這些意氣去蓋他人  
只是直截要學堯舜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是  
真實道理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



言乎夫道一而已矣這此道理更無走作只是一箇  
性善可至堯舜別沒去處了下文引成覲顏子公明  
儀所言便見得人人皆可為也學者立志須教勇猛  
自當有進志不足以有為此學者之大病

譏

世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賢真是真  
箇去做說正心直要心正說誠意直要意誠脩身齊  
家皆非空言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詠一餉  
說誠意又將誠意吟詠一餉說脩身又將聖賢許多

說修身處諷誦而已或掇拾言語綴緝時文如此為學却於自家身上有何交涉這裏須用著意理會今之朋友固有樂聞聖賢之學而終不能去世俗之陋者無他只是志不立爾學者大要立志纔學便要做聖人是也謨

學者須是立志今人所以悠悠者只是把學問不曾做一件事看遇事則且隨意恁地打過了此只是志不立雉

問人氣力怯弱於學有妨否曰為學在立志不干氣稟  
強弱事又曰為學何用憂惱但須令平易寬快去寓  
舉聖門弟子唯稱顏子好學其次方說及曾子以此  
知事大難曰固是如此某看來亦有甚難有甚易只  
是堅立著志順義理做去他無蹺鼓也

寓

英雄之主所以有天下只是立得志定見得大利害如

今學者只是立得志定講究得義理分明

賀孫

立志要如饑渴之於飲食才有悠悠便是志不立

祖道

為學須是痛切懇惻做工夫使饑忘食渴忘飲始得  
這箇物事要得不難如饑之欲食渴之欲飲如救火如  
追亡似此年歲間看得透活潑潑地在這裏流轉方  
是個

學者做工夫當忘寢食做一上使得些入處自後方滋  
味接續浮浮沉沉半上落下不濟得事

振

而今緊要且看聖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家因甚便  
不似聖人因甚便只是常人就此理會得透自可超

凡入聖淳

為學須思所以超凡入聖如何昨日為鄉人今日便為聖人須是竦拔方始有進砥

為學須覺今是而昨非日改月化便是長進砥

今之學者全不曾發憤升

為學不進只是不勇素

不可倚靠師友方

不要等待方

今人做工夫不肯便下手皆是等待如今日早間有事午間無事則午間便可下手午間有事晚間便可下手却須要待明日今月若尚有數日必直待後月今年尚有數月不做工夫必曰今年歲月無幾直須來年如此何緣長進

因康叔臨問致知先生曰如此說得不濟事○蓋卿

淳

學者須是耐煩耐辛苦

方子

必須端的自省特地自肯然後可以用力莫如下學而

上達也

去偽

凡人便是生知之資也須下困學勉行底工夫方得蓋

道理縝密去那裏捉摸若不下工夫如何會了得

敬仲

今之學者本是困知勉行底資質却要學他生知安行

底工夫便是生知安行底資質亦用下困知勉行工

夫况是困知勉行底資質

文蔚

大抵為學雖有聰明之資必須做遲鈍工夫始得既是

遲鈍之資却做聰明底樣工夫如何得

伯羽

今人不肯做工夫有先覺得難後遂不肯做有自知不可為公然遜與他人如退產相似甘伏批退自己不

願要

蓋卿

為學勿責無人為自家剖析出來須是自家去裏面講究做工夫要自家得

道夫

小立課程大作工夫

可學

工夫要趨期限要寬

從周



且理會去未須計其得

明德

纔計於得則心便二頭便低了

至

嚴立功程寬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

道

自早至暮無非是做工夫時節

道

人多言為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為不能使船嫌溪曲者  
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  
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也人謂齊人弱

田單乃因其弱以取勝今日三萬竈明日二萬竈後日一萬竈又如韓信特地送許多人安於死地乃始得勝學者若有絲毫氣在必須進力除非無了此氣只口不會說話方可休也因舉浮屠語曰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力

行

聖賢千言萬語無非只說此事須是策勵此心勇猛奮發拔出心肝與他去做如兩邊播起戰鼓莫問前頭如何只認捲將去如此方做得工夫若半上落下半

沉半浮濟得甚事

個

又如大片石須是和根拔今只於石面上薄削濟甚事  
作意向學不十日五日又懶孟子曰一日暴之十日

寒之

可學

宗杲云如載一車兵器逐件取出來弄弄了一件又弄  
一件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只有寸鐵便可殺人

營

且如項羽救趙既渡沉船破釜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  
還心故能破秦若膽前顧後便做不成

營

如居燒屋之下如坐漏船之中

可學

為學極要求把篤處著力到工夫要斷絕處又更增工夫著力不放令倒方是向進處為學正如撐上水船方平穩處儘行不妨及到灘脊急流之中舟人來這上一篙不可放緩直須著力撐上不得一步不緊放退一步則此船不得上矣

洽

學者為學譬如煉丹須是將百十觔炭火煨一餉方好用微微火養教成就今人未曾將百十觔炭火去煨

便要將微火養將去如何得會成

悟

今語學問正如煮物相似須熬猛火先煮方用微火慢  
煮若一向只用微火何由得熟欲復自家元來之性  
乃恁地悠悠幾時會做得大要須先立頭緒頭緒既  
立然後有所持守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今日

學者皆是養病

可學

譬如煎藥先猛火煎教百沸大滾直至湧空出來然後  
却可以慢火養之

留

須磨礪精神去理會天下事非燕安暇豫之可得淳

萬事須是有精神方做得振

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驤

凡做事須著精神這箇物事自是剛有鋒刃如陽氣發

生雖金石也透過賀孫

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甚物事

皆透過人氣之剛其本相亦如此若只遇著一重薄

物事便退轉去如何做得事

從周○方子錄云天地之氣雖至堅如金石無

所不透故人之氣亦  
至剛蓋其本相如此

學者識得箇脉路正便須剛決向前若半青半黃非惟

無益

關

因舉酒云未嘗見有衰底聖賢

德明

學者不立則一齊放倒了

升卿

不帶性氣底人為僧不成做道不了

方

因言前輩也多是背處做幾年方成

振

進取得失之念放輕却將聖賢格言處研窮考究若悠

悠地似做不做如捕風捉影有甚長進今日是這箇

人明日也是這箇人

季札

學者只是不為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

頓在閑事上時多於義理却生於閑事却熟

方子

今學者要緊且要分別箇路頭要緊是為己為人之際  
為己者直拔要理會這箇物事欲自家理會得不是  
漫恁地理會且恁地理會做好看教人說道自家也  
曾理會來這假饒理會得十分是當也都不關自身



已事要須先理會這箇路頭若分別得了方可理會

文字

賀孫

學者須是為已譬如喫飯寧可逐些喫令飽為是乎寧可鋪攤放門外報人道我家有許多飯為是乎近來學者多是以自家合做底事報與人知又言此間學者多好高只是將義理略從肚裏過却翻出許多說話舊見此間人做婚書亦說天命人倫男婚女嫁自是常事盖有厭卑近之意故須將日用常行底事裝

荷起來如此者只是不為己不求益只是好名圖好

看亦聊以自誑如南越王黃屋左纛聊以自娛爾

方子

近世講學不著實常有夸底意思譬如有飯不將來自

喫只管鋪攤在門前要人知得我家裏有飯打疊得

此意盡方有進

振

今之學者直與古異今人只是強探向上去古人則逐

步步實做將去

廣

只是實去做工夫議論多轉開了

德明

每論諸家學及已學大指要下學著實

方

為學須是切實為已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如何探討得說得去也承載不住

錄

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已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已為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會相干涉

個

或問為學曰今人將作箇大底事說不切已了全無益一向去前人說中乘虛接湊妄取許多枝蔓只見遠

了只見無益於已聖賢千言萬語儘自多了前輩說  
得分曉了如何不切已去理會如今看文字且要以  
前賢程先生等所解為主看它所說如何聖賢言語  
如何將已來聽命於它切已思量體察就日用常行  
中著衣喫飯事親從兄盡是問學若是不切已只是  
說話今人只憑一己私意瞥見此字說話便立箇主  
張硬要去說便要聖賢從我言語路頭去如何會有  
益此其病只是要說高說妙將來做箇好看底物事

做弄如人喫飯方知滋味如不曾喫只要攤出在外  
面與人看濟人濟已都不得謀

或問為學如何做工夫曰不過是切已便的當此事自  
有大綱亦有節目常存大綱在我至於節目之間無  
非此理體認省察一毫不可放過理明學至件件是  
自家物事然亦須各有倫序問如何是倫序曰不是  
安排此一件為先此一件為後此一件為大此一件  
為小隨人所為先其易闕其難者將來難者亦自可

理會且如讀書一樣禮春秋有制度之難明本末之難見且放下未要理會亦得如詩書直是不可不先理會又如詩之名數書之盤詰恐難理會且先讀典謨之書雅頌之詩何嘗一言一句不說道理何嘗深潛諦玩無有滋味只是人不曾子細看若子細看裏面有多少倫序須是子細參研方得此便是格物窮理如遇事亦然事中自有一箇平平當當道理只是人討不出只隨事滾將去亦做得却有掣肘不中節處

亦緣鹵莽了所以如此聖賢言語何曾誤天下後世人自學不至耳

謙

佛家一向撇去許多事只理會自身已其教雖不是其意思却是要自理會所以它那下常有人自家這下自無人今世儒者能守經者理會講解而已看史傳者計較利害而已那人直是要理會身已從自家身已做去不理會自身已說甚別人長短明道曰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已

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只是從程先生後不再傳而已衰所以某嘗說自家這下無人佛家有三門曰教曰律曰禪禪家不立文字只直截要識心見性律本法甚嚴毫髮有罪如云不許飲水纔飲水便有罪過如今小院號為律院乃不律之尤者也教自有三項曰天台教曰慈恩教曰延壽教延壽教南方無傳有此文字無能通者其學近禪故禪家以此為得天台教專理會講解慈恩教亦只是講解吾儒家若



見得道理透就自家身上理會得本領便自兼得  
禪底講說辨訂便自兼得教底動由規矩便自兼得  
律底事事是自家合理會顏淵問為邦看它陋巷簞  
瓢如此又却問為邦之事只是合當理會看得是合  
做底事若理會得入頭意思一齊都轉若不理會得  
入頭少間百事皆差錯若差了路頭底亦多端有纔  
出門便錯了路底有行過三兩條路了方差底有畧  
差了便轉底有一向差了熬遠終於不轉底

賀孫

不可只把做面前物事看了須是向自身上體認教分

明如道家存想有所謂龍虎亦是就身上存想

士毅

為學須是專一吾儒惟專一於道理則自有得

砥

既知道自家患在不專一何不便專一去

道遙

須是在已見得只是欠闕它人見之却有長進方可

個

人白晳不得要將聖賢道理扶持

振

為學之道須先存得這個道理方可講究事情

闕

今人口畧依稀說過不曾心曉

淳

發得早時不費力

升卿

有資質甚高者一了一切了即不須節節用工也有資質中下者不能盡了却須節節用工振

博學問天地萬物之理脩己治人之方皆所當學然亦各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為先不可雜而無統也今之學者多好說得高不喜平殊不知這個只是合當

做底事

節

譬如登山人多要至高處不知自底處不理會終無至

高處之理

明德

於顯處平易處見得則幽微底自在裏許

明德

且於切近處加功

升

著一些急不得

方

學者須是直前做去莫起計獲之心如今說底恰似畫

卦影一般吉凶未應時一場鶻突知它是如何到應

後方始知元來是如此

廣

某適來因澡浴得一說大抵揩背須從頭徐徐用手則

力省垢可去若於此處措又於彼處措用力雜然則終日勞而無功學問亦如此若一番理會不了又作

一番理會終不濟事

蓋卿

學者須是熟熟時一喚便在目前不熟時須著旋思索到思索得來意思已不如初了

士毅

道理生便縛不住

淳

見須是見得確定

淳

須是心廣大似這個方包裹得過運動得行

方子

學者立得根脚濶便好

升卿

須是有頭有尾成個物事

方子

徹上徹下無精粗本末只是一理

賜

最怕粗看了便易走入不好處去

士毅

學問不只於一事一路上理會

振

貫通是無所不通

闕

未有耳目狹而心廣者其說甚好

振

帖底謹細做去所以能廣

振

大凡學者無有徑截一路可以教它了得須是博洽歷

涉多方通振

不可涉其流便休

方子

天下更有大江大河不可守個土窟子謂水專在是

力行

學者若有本領相次千枝萬葉都來湊著這裏看也須

易曉讀也須易記

方子

大本不立小規不正

可學

刮落枝葉栽培根本

可學

大根本流為小根本

舉前說因先說欽夫學大本如此則發處不能不受病○方

學問須嚴密理會銖分毫析

道夫

因論為學曰愈細密愈廣大愈謹確愈高明

間

開濶中又著細密寬緩中又著謹嚴

廣

如其窄狹則當涵泳廣大氣象頽惰則當涵泳振作氣

象

方子

學者須養教氣字開濶弘毅

升卿

當使截斷嚴整之時多膠膠擾擾之時少方好

明德



只有一個界分出則便不是廣

義理難者便不是振

體認為病自在即好振

須是玩味

方子

咬得破時正好咀味

文蔚

若只是握得一個鶻崙底果子不知裏面是酸是鹹是

苦是澁須是與它嚼破便見滋味

滂

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語曰執

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學問之後斷  
以寬居信道篤而又欲執德弘者人之為心不可促  
迫也人心須令著得一善又著一善善之來無窮而  
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若只著得一善第二般來又  
未便容得如此無緣心廣而道積也

洽

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他人却能盡快我意要在

虛心以從善

升卿

虛心順理學者當守此四字

人傑

聖人與理為一是恰好其它以心處這理却是未熟要

將此心處理

可學

今人言道理說要平易不知到那平易處極難被那舊

習纏繞如何便擺脫得去譬如作文一般那個新巧

者易作要平淡便難然須還他新巧然後造於平淡

又曰自高險處移下平易處甚難

端蒙

人之資質有偏則有縫罅做工夫處蓋就偏處做將去

若資質平底則如死水然終激作不起謹愿底人更

添此無狀便是鄉原不可以為知得此子便了素

只聞下學而上達不聞上達而下學明德

今學者之於大道其未及者雖有遲鈍却須終有到時

唯過之者便不肯復回來耳必大

或人性本好不須矯揉教人一用此極害理又有讀書

見義理釋書義理不見亦可慮可學

學者議論工夫當因其人而示以用工之實不必費辭  
使人知所適從以入於坦易明白之域可也若泛為

端緒使人迫切而自求之適恐資學者之病

人傑

師友之功但能示之於始而正之於終爾若中間三十  
分工夫自用喫力去做既有以喻之於始又自勉之  
於中又其後得人商量是正之則所益厚矣不爾則  
亦何補於事

道夫

或論人之資質或長於此而短於彼曰只要長善救失  
或曰長善救失不特教者當如此人自為學亦當如  
此曰然

素

凡言誠實都是合當做底事不是說道誠實好了方去做不誠實不好了方不做自是合當誠實個

言必忠信言自合著忠信何待安排有心去要恁地便不是活便不能久矣若如此便是剩了一個字在信見邊自是著不得如事親必於孝事長必於弟孝弟自是道理合當如此何須安一個必字在心頭念念要恁地做如此便自辛苦如何得會長久又如集義久然後浩然之氣自生若著一個意在這裏等待氣

生便為害今日集得許多又等待氣生却是私意了  
必有事焉而勿正正便是期必也為學者須從窮理  
上做工夫若物格知至則意自誠意誠則道理合做  
底事自然行將去自無下面許多病痛也擴然而大  
公物來而順應闕

切須去了外慕之心力行

有一分心向裏得一分力有兩分心向裏得兩分力文將

須是要打疊得盡方有進從周

看得道理熟後只除了這道理是真實法外見世間萬事顛倒迷妄耽嗜戀著無一不是戲劇真不堪著眼也又答人書云世間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窮理修身為究竟法耳

問

大凡人只合講明道理而謹守之以順全於天之所與者若乃身外榮辱休戚當一切聽命而已

闕

因說索麪曰今人於飲食動使之物日極其精巧到得義理却不理會漸漸昏蔽了都不知廣





朱子語類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九  
十

詳校官中書臣程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錄監生臣魏繩曾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語類卷九

學三

論知行

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為

先論輕重行為重

閔祖

論知之與行曰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則知尚淺既親

歷其域則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

公謹

聖賢說知便說行大學說如切如磋道學也便說如琢如磨自修也中庸說學問思辨便說篤行顏子說博我以文謂致知格物約我以禮謂克己復禮

泳

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過一邊則一邊受病如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分明自作兩腳說但只要分先後輕重論先後當以致知為先論輕重當以力行為重

端蒙

問南軒云致知力行互相發曰未須理會相發且各項

做將去若知有未至則就知上理會行有未至則就  
行上理會少間自是互相發今人知不得便推說我  
行未到行得不是便說我知未至只管相推沒長進  
因說一朋友有書來見人說它說得不是却來說我  
只是踐履未至涵養未熟我如今且未須考究且理  
會涵養被他截斷教人與它說不得都只是這個病

胡泳

汪德輔問須是先知然後行曰不成未明理便都不持

守了且如曾點與曾子便是兩個樣子曾點便是理會得底而行有不拚曾子便是合下持守旋旋明理

到一唯處

德明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知得守得

節

只有兩件事理會踐行

節

學者以玩索踐履為先

道夫

某與一學者言操存與窮格不解一上做了如窮格工夫亦須銖積寸累工夫到後自然貫通若操存工夫

豈便能常操其始也操得一霎旋到一食時或走  
作亦無如之何能常常警覺久久自能常存自然光

明矣

人際

操存涵養則不可不緊進學致知則不可不寬

祖道

所謂窮理大底也窮小底也窮少間都成一個物事所  
謂持守者人不能不牽于物欲才覺得便收將來久  
之自然成熟非謂截然今日為始也

愛錄

千言萬語說得只是許多事大槩在自家操守講究只

是自家存得些在這裏便在這裏若放去便是自家

放了

道夫

思索義理涵養本原

儒用

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窮其所養之理窮理中自有涵養工夫養其所窮之理兩項都不相離才見成兩處

便不得

賀孫

擇之問且涵養去久之自明曰亦須窮理涵養窮索二者不可廢一如車兩輪如鳥兩翼如溫公只恁行將



去無致知一段

德明

人之為學如今雨下相似雨既下後到處濕潤其氣易得蒸鬱才畧晴被日頭畧照又蒸得雨來前日亢旱時只緣久無雨下四面乾枯縱有些少都滋潤不得故更不能蒸鬱得成人之于義理若見得後又有涵養底工夫日日在這裏面便意思自好理義也容易得見正如雨蒸鬱得成後底意思若是都不去用力者日間只恁悠悠都不曾有涵養工夫設或理會得

些小道理也滋潤他不得少間私欲起來又間斷去  
正如亢旱不能得雨相似也

時舉

學者工夫唯在居敬窮理二事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  
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譬  
如人之兩足左足行則右足止右足行則左足止又  
如一物懸空中右抑則左昂左抑則右昂其實只  
是一事

廣

人須做工夫方有疑初做工夫時欲做此一事又碍彼

一事便沒理會處只如居敬窮理兩事便相碍居敬是個收斂執持底道理窮理是個推尋究竟底道理只此二者便是相妨若是熟時則自不相碍矣

廣

主敬窮理雖二端其實一本

關

持敬是窮理之本窮得理明又是養心之助

夢孫

學者若不窮理又見不得道理然去窮理不持敬又不得

不持敬看道理便都散不聚在這裏

淳

持敬觀理如病人相似自將息固是好也要討此藥來

服泳

文字講說得行而意味未深者正要本源上加功須是持敬持敬以靜為主此意須要于不做工夫時頻頻體察久而自熟但是著實自做工夫不干別人事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此語得當更看有何病痛知有此病必去其病此便是療之之藥如覺言語多使用簡默意思疎濶便加細密覺得輕浮淺易便須深沈重厚程先生所謂矯輕警惰蓋如此

謨

或問致知必須窮理持敬則須主一然遇事則敬不能  
持持敬則又為事所惑如何曰孟子云操則存捨則  
亡人才一把捉心便在這裏孟子云求放心已是說  
得緩了心不待求只警省處便見我欲仁斯仁至矣  
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其快如此蓋人能知其心不  
在則其心已在了更不待尋

祖道

致知敬克已此三事以一家譬之敬是守門戶之人克  
已則是拒盜致知却是去推察自家與外來底事伊

川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言克己蓋敬勝  
百邪便自能克如誠則便不消言閑邪之意猶善守  
門戶則與拒盜便是一等事不消更言別有拒盜底  
若以涵養對克己言之則各作一事亦可涵養則譬  
如將息克己則譬如服藥去病蓋將息不到然後服  
藥將息則自無病何消服藥能純於敬則自無邪僻  
何用克己若有邪僻只是敬心不純只可責敬故敬  
則無己可克乃敬之效若初學則須是功夫都到無

所不用其極

端蒙

學者喫緊是要理會這一個心那紙上說底全然靠不得或問心之體與天地同其大而其用與天地流通

云云

先生曰又不可一向去無形迹處尋更宜於日

用事物經書指意更傳得失上做工夫即精粗表裏融會貫通而無一理之不盡矣

闕

為學先要知得分曉

泳○以下  
論知為先

問致知涵養先後曰須先致知而後涵養問伊川言未

有致知而不在敬如何曰此是大綱說要窮理須是  
著意不著意如何會理會得分曉

文蔚

堯卿問窮理集義孰先曰窮理為先然亦不是截然有  
先後曰窮是窮在物之理集是集處物之義否曰是  
薄

萬事皆在窮理後經不正理不明看如何地持守也只  
是空

道夫

痛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養將去因自云某如



今雖便靜坐道理自見得未能識得涵養個甚

德明

有人專要理會躬行此亦是孤

去偽

王子充問某在湖南見一先生只教人踐履曰義理不明如何踐履曰它說行得便見得曰如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今人多教人踐履皆是自立標致去教人自有一般資質好底人便不須窮理格物致知聖人作個大學便使人齊入於聖賢之域若講得道理明時自是事親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朋友不得

不信榘

而今人只管說治心修身若不見這個理心是如何地  
治身是如何地修若如此說資質好底便養得成只  
是個無能底人資質不好便都執縛不住了傳說云  
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古  
訓何消讀它做甚蓋聖賢說出道理都在裏必學乎  
此而後可以有得又云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  
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敷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

德修罔覺自古未有人說學字自傳說說起它這幾句水潑不入便是說得密若終始典于學則其德不

知不覺自進也

夔孫○義剛錄云人如何不博學得若不博學說道修身行己也

不得大學誠意只是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及到說修身處時已自寬了到後面也自無甚事其大本只是理會致知格物若是不致知格物便要誠意正心修身氣質純底將來只做成一個無見識底獸人若是意思高廣底將來遇不下便都顛了如劉渚叟之徒六經說學字自傳說方說起來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先生至此諷誦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曰這數句只恁地說而其曲折意思甚密便是學時自不知不覺其德自修而今不去講學要修身身如何地修

見不可謂之虛見見無虛實行有虛實見只是見見了後却有行有不行若不見後只要硬做便所成者窄

狹

營

學者須常存此心漸將義理只管去灌溉若卒乍未有進即且把見成在底道理將去看認認來認去更莫放著便只是自家底緣這道理不是外來物事只是自家本來合有底只是常常要點檢如人一家中合有許多家計也須常點認過若不如是被外人驀然

捉將去也不知又曰溫故而知新不是離了故底別  
有一個新須是常常將故底只管溫習自有新意一  
則向時看與如今看明晦便不同一則上面自有好  
意思一則因這上面却別生得意思伊川云某二十以  
前讀論語已自解得文義到今來讀文義只一般只  
是意思別

賀孫

學聚問辨明善擇善盡心知性此皆是知皆始學之功

也

道夫○以下專論知

人為學須是要知個是處千定萬定知得這個徹底是  
那個徹底不是方是見得徹見得是則這心裡方有  
所主且如人學射若志在紅心上少間有時只射得  
那帖上志在帖上少間有時只射得那垛上志在垛  
上少間都射在別處去了

卓

只爭個知與不知爭個知得切與不切且如人要做好  
事到得見不好事也似乎可做方要做好事又似乎  
有個做不好事底心從後面牽轉去這只是知不切

孫賀

許多道理皆是人身自有底雖說道昏然又那曾頑然  
恁地暗也都知是善好做惡不好做只是見得不完  
全見得不的確所以說窮理便只要理會這些字

孫賀

○以下  
窮理

這個道理與生俱生今人只安頓放那空處都不理會  
浮生浪老也甚可惜要之理會出來亦不是差異底  
事不知如何理會個得恁少看它自是甘於無知了

今既要理會也須理會取透莫要半青半黃下梢都

不濟事

道夫

人生天地間都有許多道理不是自家硬把與它又不

是自家鑿開它肚腸白放在裏面

賀錄

一心具萬理能存心而後可以窮理

季札

心包萬理萬理具于一心不能存得心不能窮得理不

能窮得理不能盡得心

揚

窮理以虛心靜慮為本

淳



虛心觀理

方子

或問而今看道理不出只是心不虛靜否曰也是不曾去看會看底就看處自虛靜這個互相發

義剛

而今看道理不見不是不知只是為物塞了而今粗法須是打疊了胸中許多惡雜方可張子云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人多是被那舊見戀不肯舍除是大故聰明見得不是便翻了

夔孫

理不是在面前別為一物即在吾心人須是體察得此

物誠實在我方，可譬如修養家所謂。鉉、永、龍、虎皆是。我身內之物，非在外也。廣

窮理如性中有個仁義禮智，其發則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只是這四者，任是世間萬事萬物，莫不出此四者之內。曹問有可一底道理否？曰：多見後自然貫。又曰：會之于心，可以一得心，便能齊，但心安後便是義。

理  
卓

器遠問窮事物之理，還當窮究個總會處如何？曰：不消。

說總會凡是眼前底都是事物只管恁地逐項窮教到極至處漸漸多自貫通然為之總會者心也

賀孫

凡看道理要見得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只是此理散為萬殊如孔子教人只是逐件逐事說個道理未嘗說出大頭腦處然四面八方合聚湊來也自見得個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教人周子說出太極已是太煞分明矣且如惻隱之端從此推上則是此心之仁仁即所謂天德之元元即太極之陽動如此節

節推上亦自見得大總腦處若今看得太極處分明則必能見得天下許多道理條件皆自此出事事物物上皆有個道理元無虧欠也

錄

今之學者自是不知為學之要只要窮得這道理便是天理雖聖人不作這天理自在天地間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流而不息合同而化天地間只是這個道理流行周徧不應說道聖人不言這道理便不在這道理自是長在天地間只借聖人來說一遍過且如易

只是一個陰陽之理而已伏羲始畫只是畫此理文  
王孔子皆是發明此理吉凶悔吝亦是從此推出及  
孔子言之則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  
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君子之樞  
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  
也可不謹乎聖人只要人如此且如書載堯舜禹許  
多事業與夫都俞吁咈之言無非是至理  
恪  
這道理若見得到只是合當如此如竹椅相似須著有

四隻脚平平正正方可坐若少一隻脚決定是坐不得若不識得時只約摸恁地說兩隻脚也得三隻脚也得到坐時只是坐不得如穿牛鼻絡馬首這也是天理合當如此若絡牛首穿馬鼻定是不得如適來說克己伊川只說個敬今人也知道敬只是不常如此常常如此少間自見得是非道理分明若心下有此子不安穩便不做到得更有一項心下習熟底事却自以為安外來卒未相入底却有不安這便著將

前聖所說道理所做樣子看教心下是非分明

賀孫

人看得義理熟時自然好

振

心熟後自然有見理處熟則心精微不見理只緣是心

粗辭達而已矣

去偽

今人口畧依稀說過不曾心曉

淳

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沈潜思

從周

義理儘無窮前人恁地說亦未必盡須是自把來橫看

豎著儘入深儘有在

士毅

道理既知縫罅但當窮而又窮不可安于小成而遽止

也  
方子

今只是要理會道理若理會得一分便有一分受用理

會得二分便有二分受用理會得一寸便是一寸一

尺便是一尺漸漸理會去便多  
賀孫

看得一件是未可便以為是且頓放一所又窮它語相

次看得多相比並自然透得  
德明

道理無窮你要去做又做不辦極力做得三五件又倦



了蓋是不能包括得許多事

人傑

大凡義理積得多後貫通了自然見效不是今日理會得一件便要做一件用譬如富人積財積得多了自無不如意又如人學作文亦須廣看多後自然成文可觀不然讀得這一件却將來排湊做韓昌黎論為文便也要讀書涵味多後自然好柳子厚云本之于六經

云云

之意便是要將這一件做那一件便不及

韓端蒙

只守著一些地做得甚事須用開濶看去天下萬事都

無阻礙方可

從周

大著心胸不可因一說相礙看教平濶四方八面都見

方子

理會道理到衆說紛然處却好定著精神看一看

驟

看理到快活田地則前頭自磊落地去

淳

道理有面前底道理平易自在說出來底便好說得出

來崎嶇底便不好

節

今日且將自家寫得出說得出底去窮究

士毅

今人凡事所以說得恁地支離只是見得不透

看道理須是見得實方是有功效處若於上面添些玄

妙奇特便是見它實理未透

道夫

理只要理會透徹更不理會文辭恐未達而便欲已也

去  
偽

或問如何是反身窮理曰反身是著實之謂向自家體

分上求

廣

今之學者不曾親切見得而臆度揣摩為說皆助長之病也道理只平看意思自見不須先立說

個

便是看義理難又要寬著心又要緊著心這心不寬則不足以其規模之大不緊則不足以察其文理

一作

義之細密若拘滯于文義少間又不見它大規模處

以聖賢之意觀聖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事人多以私見自去窮理只是你自家所見去聖賢之心

尚遠在

祖道

自家既有此身必有主宰理會得主宰然後隨自家力量窮理格物而合做底事不可放過些子因引程子言如行兵當先做活計

銖

萬理洞開○衆理參會

如說思事親至不可不知天又事親乃能事天之類無不互備

○方

不可去名上理會須求其所以然

方子

事要知其所以然指花斛曰此兩個花斛打破一個一個在若只恁地是人知得說得須知所以破所以不

破者如何

從周

思索譬如穿井不解使得清水先亦須是濁漸漸刮將

去却自會清

賀孫

這個物事

廣錄作道理

密分毫間便相爭如不曾下工夫一

時去旋揣摩它只是疎濶真個下工夫見得底人說

出來自是膠粘旋揣摩得是亦何補

士毅  
廣同

只是見不透所以千言萬語費盡心力終不得聖人之  
意大學說格物都只是要人見得透且如楊氏為我

墨氏兼愛它欲以此教人它豈知道是不是只是見  
不遠如釋氏亦設教其徒它豈道自不是只是不曾  
見得到但知虛而不知虛中有理存焉此大學所以  
貴窮理也

賀孫

知只有個真與不真分別如說有一項不可言底知便  
是釋氏之悞

士毅

若曰須待見得個道理然後做去則利而行之勉強而  
行之工夫皆為無用矣頓悟之說非學者所宜盡心

也聖人所不道

人傑

務反求者以博觀為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為狹隘墮

于一偏此皆學者之大病也

道夫

朱子語類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語類卷十

學四

讀書法上

讀書乃學者第二事

方子

讀書已是第二義蓋人生道理合下完具所以要讀書者蓋是未曾經歷見許多聖人是經歷見得許多所以寫在冊上與人看而今讀書只是要見得許多道

理及理會得了又皆是自家合下元有底不是外面  
旋添得來

至

學問就自家身上切要處理會方是那讀書底已是  
第二義自家身上道理都具不曾外面添得來然聖  
人教人須要讀這書時蓋為自家雖有這道理須是  
經歷過方得聖人說底是它曾經歷過來

佐

學問無賢愚無小大無貴賤自是人合理會底事且如  
聖賢不生無許多書冊無許多發明不成不去理會

也只當理會今有聖賢言語有許多文字却不去做  
師友只是發明得人若不自向前師友如何著得力

謙

為學之道聖賢教人說得甚分曉大抵學者讀書務要  
窮究道問學是大事要識得道理去做人大凡看書  
要看了又看逐段逐句逐字理會仍參諸解傳說教  
通透使道理與自家心相肯方得讀書要自家道理  
浹洽透徹杜元凱云優而柔之使自得之厭而飫之

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永釋怡然理  
順然後為得也

格

今讀書緊要是要看聖人教人做工夫處是如何如用  
藥治病須看這病是如何發合用何方治之方中使  
何藥材何者幾兩何者幾分如何炮如何炙如何製  
如何切如何煎如何吃只如此而已

讀書以觀聖賢之意因聖賢之意以觀自然之理

節

做好將聖人書讀見得它意思如當面說話相似

賀孫

聖賢之言須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

方子

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

祖道

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深去看若只要皮膚便有

差錯須深沉方有得

從周

人看文字只看得一重更不去討它第二重

備

讀書須是看著它那縫罅處方尋得道理透徹若不見

縫罅無由入得看見縫罅時脈絡自開

植

文字大節目痛理會三五處後當迎刃而解學者所患

在于輕浮不沈著痛快

方子

學者初看文字只見得個渾淪物事久久看作三兩片  
以至于十數片方是長進如庖丁解牛目視無全牛  
是也

人傑

讀書須是窮究道理徹底如人之食嚼得爛方可嚥下

然後有補

杞

看文字須逐字看得無去處譬如前後門塞定更去不

得方始是

從周

關了門閉了戶把斷了四路頭此正讀書時也

道夫

學者只知觀書都不知有四邊方始有味

帶

學者讀書須是於無味處當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俱廢乃能驟進因歎驟進二字最下得好須是如此若進得些子或進或退若存若亡不濟事如用兵相殺爭得些兒小可一二十里地也不濟事須大殺一番方是善勝為學之要亦是如此

賀孫

看文字須大段著精彩看聳起精神豎起筋骨不要困

如有刀劍在後一般就一段中須要透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方始是不可按冊子便在掩了冊子便忘却看注時便忘了正文看正文又忘了注須這一段透了方看後板

淳

看文字須要入在裏面猛滾一番要透徹方能得脫離若只畧畧地看過恐終久不能得脫離此心又自不能放下也

時舉

人言讀書當從容玩味此乃自怠之一說若是讀此書



未曉道理雖不可急迫亦不放下猶可也若徇徇終日謂之從容却無做工夫處譬之煎藥須是以大火煎滾然後以慢火養之却不妨

人傑

須是一捧一條痕一摑一掌血看人文字要當如此豈

可忽畧

器

看文字須是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酷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決是不恕他方得

變孫

看文字正如酷吏之用法深刻都沒人情直要做到底

若只恁地等閒看過了有甚滋味大凡文字有未曉處須下死工夫直要見得道理是自家底方住

賜

看文字如捉賊須知道盜發處自一文以上贓罪情節都要勘出若只描摸個大綱縱使知道此人是賊却

不知何處做賊

賜

看文字當如高賊大船順風張帆一日千里方得如今

只纔離小港便著淺了濟甚事文字不通如此看

憫

讀書看義理須是胸次放開磊落明快恁地去第一不

可先責效纔責效便有憂愁底意只管如此胸中便  
結聚一餅子不散今且放置閒事不要閒思量只專  
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

溥

讀書放寬著心道理自會出來若憂愁迫切道理終無  
緣得出來

讀書須是知貫通處東邊西邊都觸著這關挨子方得  
只認下著頭去做莫要思前算後自有至處而今說  
已前不曾做得又怕遲晚又怕做不及又怕那個難

又怕性格遲鈍又怕記不起都是閒說只認下著頭  
去做莫問遲速少間自有至處既是已前不曾做得  
今便用下工夫去補填莫要瞻前顧後思量東西少  
閒擔閣一生不知年歲之老

個

天下書儘多在只恁地讀幾時得了須大段用著工夫  
無一件是合少得底而今只是那一般合看過底文  
字也未看何況其他

個

讀書須是徧布周滿某嘗以為寧詳毋畧寧下毋高寧

拙毋巧寧近毋遠

方子

讀書之法先要熟讀須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

了未可便說道是更須反覆玩味

時舉

少看熟讀反覆體驗不必想像計獲只此三事守之有

常

變孫

大凡看文字少看熟讀一也不要鑽研立說但要反覆

體驗二也埋頭理會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學者當守

此

人傑

書宜少看要極熟小兒讀書記得大人多記不得者只為小兒心專一日授一百字則只是一百字二百字則只是二百字大人一日或看百板不恁精專人多看一分之十今宜看十分之一寬著期限緊著課程

薄

讀書只逐段逐些子細理會小兒讀書所以記得是渠不識後面字只專讀一進耳今人讀書只滾滾讀去假饒讀得十遍是讀得十遍不曾理會得底書耳得

寸則王之寸也得尺則王之尺也讀書當如此

璘

讀書小作課程大施功力如會讀得二百字只讀得一百字却於百字中猛施工夫理會子細讀誦教熟如此不會記性人自記得無識性人亦理會得若泛泛然念多只是皆無益耳讀書不可以兼看未讀者却當兼看已讀者

璘

讀書不可貪多且要精熟如今日看得一板且看半板將那精力來更看前半板兩邊如此方看得熟直須

看得古人意思出方好

洽

讀書不要貪多向見州郡納稅數萬鈔總作一結忽錯其數更無推尋處其後有一某官乃立法三二十鈔作一結觀此則讀書之法可見

可學

讀書不可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餘正淳云欲將諸書循環看曰不可如此須看得一書徹了方再看一書若雜然並進却反為所困如射弓有五斗力且用四斗弓便可拽滿已力欺得它過今學者不忖自己力



量去觀書恐自家照管他不過

帶

讀書只恁逐段子細看積累去則一生讀多少書若務貪多則反不曾讀得又曰須是緊著工夫不可悠悠又不須忙只常抖擻得此心醒則看愈有力

道夫

不可都要滾去如人一日只吃得三碗飯不可將十數日飯都一齊吃了一日只看得幾段做得多少工夫亦有限不可滾去都要了

薄

讀書只看一個冊子每日只讀一段方始是自家底若

看此又看彼雖從眼邊過得一遍終是不熟

顧孫

今人讀書看未到這裏心已在後面纔看到這裏便欲舍去了如此只是不求自家曉解須是徘徊顧戀如不欲去方會認得

至

某最不要人摘撮看文字須是逐一段一句理會

賀孫

讀書是格物一事今且須逐段子細玩味反來覆去或一日或兩日只看一段則這一段便是我底腳踏這一段了又看第二段如此逐旋捱去捱得多後却見

頭頭道理都到這工夫須用行思坐想或將已曉得者再三思省却自有一個曉悟處出不容安排也書之句法義理須只是如此解說但一次看有一次見識所以某書一番看有一番改亦有已說定一番看一番見得穩當愈加分曉故某說讀書不貴多只貴熟爾然用工亦須是勇做近前去莫思退轉始得

大雅

讀書且就那一段本文意上看不必又生枝節看一段須反覆看來看去要十分爛熟方見意味方快活令

人都不愛去看別段始得人多是向前趨去不曾向  
後反覆只要去看明日未讀底不曾去紬繹前日已  
讀底須玩味反覆始得用力深便見意味長意味長  
便受用牢固又曰不可信口依稀畧綽說過須是心

曉

寓

大凡讀書須是熟讀熟讀了自精熟精熟後理自見得  
如喫果子一般劈頭方咬開未見滋味便喫了須是  
細嚼教爛則滋味自出方始識得這個是甜是苦是

甘是辛始為知味又云園夫灌園善灌之夫隨其蔬  
果株株而灌之少間灌溉既足則泥水相和而物得  
其潤自然生長不善灌者忙急而治之擔一擔之水  
澆滿園之蔬人見其治園矣而物未嘗沾足也又云  
讀書之道用力愈多收功愈遠先難而後獲先事而  
後得皆是此理又云讀書之法須是用功去看先一  
書費許多工夫後則無許多矣始初一書費十分工  
夫後一書費八九分後則費六七分又後則費四五

分矣

卓

因說進德居業進字居字曰今看文字未熟所以鶻突都只見成一片黑淬淬地須是只管看來看去認來認去今日看了明日又看早上看了晚間又看飯前看了飯後又看久之自見得開一個字都有一個大縫罅今常說見得又豈是懸空見得亦只是玩味之久自見得文字只是舊時文字只是見得開如織錦上用青絲用紅絲用白絲若見不得只是一片皂布

賀孫

讀書須是專一讀這一句且理會這一句讀這一章且理會這一章須是見得此一章徹了方可看別章未要思量別章別句只是平心定氣在這邊看亦不可用心思索太過少間却損了精神前輩云讀書不可不敬便精專不走了這心

闕

其始也自謂百事能其終也一事不能

言人讀書不專一而貪多廣閱

之弊  
○憫

泛觀博取不若熟讀而精

道夫

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若出于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然熟讀精思既曉得後又須疑不止如此庶幾有進若以為止如此矣則終不復有進也

書須熟讀所謂書只是一般然讀十遍時與讀一遍時終別讀百遍時與讀十遍又自不同也

履孫

為人自是為人讀書自是讀書凡人若讀十遍不會則



讀二十遍又不曾則讀三十遍至五十遍必有見到處五十遍瞑然不曉便是氣質不好今人未嘗讀得十遍便道不可曉

力行

李敬子說先生教人讀書云既識得了須更讀百十遍使與自家相乳入便說得也響今學者本文尚且未

熟如何會有益

方子

讀書不可記數數足則止矣

壽昌

誦數以貫之古人讀書亦必是記遍數所以貫通也又

曰凡讀書且從一條正路直去四面雖有好看處不妨一看然非是要緊

佐

溫公答一學者書說為學之法舉荀子四句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荀子此說亦好誦數云者想是古人誦書亦記遍數貫字訓熟如習貫如自然又訓通誦得熟方能通曉若誦不熟亦無可得思索

廣

山谷與李幾仲帖云不審諸經諸史何者最熟大率學

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于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先生深喜之以為有補于學者

若海

讀書理會一件便要精這一件看得不精其他文字便亦都草草看了一件看得精其它亦易看山谷帖說讀書法甚好

淳

學者貪做工夫便看得義理不精讀書須是仔細逐句

逐字要見著落若用工粗鹵不務精思只道無可疑處非無可疑理會未到不知有疑爾大抵為學老少不同年少精力有餘須用無書不讀無不究竟其義若年齒向晚却須擇要用功讀一書便覺後來難得工夫再去理會須沈潛玩索究極至處可也蓋天下義理只有一個是與非而已是便是是非便是非既有著落雖不再讀自然道理浹洽省記不忘譬如飲食從容咀嚼其味必長大嚼大咽終不知味也

謨

書只貴讀讀多自然曉今只思量得寫在紙上底也不  
濟事終非我有只貴乎讀這個不知如何自然心與  
氣合舒暢發越自是記得牢縱饒熟看過心裡思量  
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間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  
曉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讀不熟都沒這般滋味而今  
未說讀得注且只熟讀正經行住坐卧心常在此自  
然曉得嘗思之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  
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

意若讀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讀縱使曉得終是靦𩚑不安一似倩得人來守屋相似不是自家終不屬自家使喚若讀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永遠不忘某舊苦記文字不得後來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老蘇只取孟子論語韓子與諸聖人之書安坐而讀之者七八年後來做出許多文字如此好他資質固不可及然亦須著如此讀只是他讀時便只要模寫它言語做文章若移此心

與這樣資質去講究義理那裡及得來是知書只貴熟

讀別無方法

備

讀書之法讀一遍了又思量一遍思量一遍又讀一遍  
讀誦者所以助其思量常教此心在上面流轉若只  
是口裏讀心裏不思量看如何也記不仔細又云今  
緣文字印本多人不著心讀漢時諸儒以經相授者  
只是暗誦所以記得牢故其所引書句多有錯字如  
孟子所引詩書亦多錯以其無本但記得耳

間

今人所以讀書苟簡者緣書皆有印本多了如古人皆用竹簡除非大段有力底人方做得若一介之士如何置所以後漢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其子吳祐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蕉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正此謂也如黃霸在獄中從夏侯勝受書凡再踰冬而後傳蓋古人無本除非首尾熟背得方得至於講誦時也是都背得然後從師受學如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那時書猶自難得晁以道嘗



欲得公穀傳遍求無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連  
寫也自厭煩了所以讀書苟簡

銖

講論一篇書須是理會得透把這一篇書與自家滾作  
一片方是去了本子都在心中皆說得去方好

敬仲

莫說道見得了便休而今看一千遍見得又別看一萬  
遍看得又別須是無這冊子時許多節目次第都恁  
地歷歷落落在自家肚裏方好

方子

放下書冊都無書之意義在胸中

升卿

歐公言作文有三處思量枕上路上廁上它只是做文字尚如此況求道乎今人對著冊子時便思量冊子

不在心便不在如此濟得甚事

義剛

今之學者看了也似不曾看不曾看也似看了

方子

看文字於理會得了處更能看過尤妙

過

看文字須子細雖是舊曾看過重溫亦須子細每日可看三兩段不是於那疑處看正須於那無疑處看蓋

工夫都在那上也

廣

聖人言語如千花遠望都見好須端的真見好處始得  
須著力子細看功夫只在子細看上別無術

傳

聖人言語皆枝枝相對葉葉相當不知怎生排得恁地  
齊整今人只是心粗不子細窮究若子細窮究來皆

字字有著落

道夫

某自潭州來其它盡不曾說得只不住地說得一個教

人子細讀書

節

讀書不精深也只是不曾專一子細

伯羽

看文字有兩般病有一等性鈍底人向來未曾看得生卒急看不出固是病又有一等敏銳底人多不肯子細易得有忽畧之意不可不戒

賀孫

為學讀書須是耐煩細意去理會切不可粗心若曰何必讀書自有個捷徑法便是悞人底深坑也未見道理時恰如數重物色包裹在裏許無緣可以便見得須是今日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明日又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去盡皮方見肉去盡肉方見骨去盡骨

方見髓使粗心大氣不得

廣

觀書初得味即坐在此處不復精研故看義理則汗漫

而不別白遇事接物則頽然而無精神

揚

讀書只要將理會得處反覆又看

夢孫

今人讀書看未到這裏心已在後面才看到這裏便欲  
捨去如此只是不求自家曉解須是徘徊顧戀如不  
欲捨去方能體認得又曰讀書者譬如觀此屋若在外  
面見有此屋便謂見了即無緣識得須是入去裏

面逐一看過是幾多間架幾多窓櫺看了一遍又重

重看過一齊記得方是

講筵亦云氣象如如常若有所迫逐一方子

看書非止看一處便見道理如服藥相似一服豈能得

病便好須服了又服服多後藥力自行

道夫

讀書著意玩味方見得義理從文字中迸出

季札

讀得通貫後義理自出

方子

讀書須看他文勢語脈

芝

看文字要便有得

闕

看文字若便以為曉得則便住了須是曉得後更思量  
後面尚有也無且如今有人把一篇文字來看也未  
解盡知得它義況於義理前輩說得恁地雖是易曉  
但亦未解便得其意須是看了又看只管看只管有

義  
剛

讀書不可有欲了底心才有此心便心只在背後白紙

處了無益

揚

大抵學者只在是白紙無字處莫有有一個字便與它

看一個如此讀書三年無長進處則如趙州和尚道

截取老僧頭去

節

人讀書如人飲酒相似若是愛飲酒人一盞了又要一

盞喫若不愛喫勉強一盞便休

泳

讀書不可不先立程限政如農功如農之有畔為學亦然今之始學者不知此理初時甚銳漸漸懶去終至都不理會了此只是當初不立程限之故

廣

曾表父詩話中載東坡教人讀書小簡先生取以示學



者曰讀書要當如是

按袁父詩話載東坡與王節書云少年為學者每一書皆作數

次讀之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估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它皆放此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皆不可同日而語○方子

尹先生門人言尹先生讀書云耳順心得如誦已言功

夫到後誦聖賢言語都一似自己言語良久曰佛所

謂心印是也印第一個了印第二個只與第一個一

般又印第三個只與第二個一般惟堯舜孔顏方能

如此堯老遜位與舜教舜做及舜做出來只與堯一  
般此所謂真同也孟子曰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不是且恁地說

廣

讀書須教首尾貫穿若一番只草草看過不濟事某記  
舅氏云當新經行時有一先生教人極有條理時既  
禁了史書所讀者只是荀揚老莊列子等書它便將  
諸書劃定次第初入學只看一書讀了理會得多了  
方看第二件每件須要貫穿從頭到尾皆有次第既

通了許多書斯為必取科第之計如刑名度數也各  
理會得些天文地理也曉得些五運六氣也曉得些  
如素問等書也畧理會得又如讀得聖製經便須於諸  
書都曉得些聖製經者乃是諸書節畧本是昭武一  
士人作將去獻梁師成要覓官爵及投進累月不見  
消息忽然一日只見內降一書云御製聖製經今天  
下皆誦讀方伯謨尚能記此士人姓名又云是時既  
禁史學更無人敢讀史時奉使叔祖教授鄉里只就

蒙求逐事開說本末時人已相尊敬謂能通古今有一士人以犯法被黜在都中因計會在梁師成手裏直書院與之打併書冊甚整齊師成喜之因問其故他以情告遂與之補官令常直書院一日傳聖駕將幸師成家師成遂令此人打併裝疊書冊此人以經史次第排極可觀師成來點檢見諸史亦列桌上因大駭急移下去云把這般文字將出來做甚麼此非獨不好此想只怕人主取去看見興衰治亂之端耳

賀孫

近日真箇讀書人少也緣科舉時文之弊也纔把書來  
讀便先立箇意思要討新奇都不理會他本意著實  
纔討得新奇便準擬作時文使下稍弄得熟只是這  
箇將來使雖是朝廷甚麼大典禮也都是信手捻合  
出來使不知一撞百碎前輩也是讀書某曾見大東  
萊呂居仁之兄它於六經三傳皆通親手點注並用小  
圈點注所不足者並將疏楷書用朱點無點畫草某

只見他禮記如此他經皆如此諸呂從來富貴雖有官多是不赴銓亦得安樂讀書他家這法度却是到

伯恭打破了自後既弄時文少有肯如此讀書者

賀孫

精神長者博取之所得多精神短者但以詞義簡易者

涵養

中年以後之人讀書不要多只少少玩索自見道理

千載而下讀聖人之書只看得他箇影象大槩路脈如

此若邊旁四畔也未易理會得

煮



朱子語類卷十